



《給阿嬤的情書》題外話



東瑞

耳聽八方議論的精神和大度。其二是飾演青年葉淑柔的王曉慧。她沒有拍攝過電影，原是汕頭玩具廠的一名插畫設計師，當初在朋友推薦下參加試鏡，後來導演相中她，敲定她演青年葉淑柔。王曉慧在電影中表演出色，一炮而紅。之後有電影圈的人欲簽約她入影圈，她沒有心動，而是婉辭了。她說她沒有做藝人的打算，依然想安分守己，做回她的插畫設計師的工作。這種態度可能讓一些愛做明星夢的女孩子大跌眼鏡，認為這麼好的機會為什麼不緊緊抓住？讓它白白溜走。在功利社會，一些人腳踏實地，老老實實做事；一些人認為水朝低處流，人往高處走，這反倒說明，我們的社會，並非人人清一色，不知怎樣度量自己；並非人人都有那種「人心不足蛇吞象」的可怕貪念。

再來就是《月下煮茶》的原唱者陳佳，她是土生土長北京人，她本身不諳潮州話，《月下煮茶》是她苦練潮語發音錄製的。她還擅長粵語、閩南語、日語和英語歌曲演繹。這使我聯想到，陳佳完全可以唱好字正腔圓的熱門國語歌，但她偏偏不畏艱難，終於唱出了自己獨特的韻味，而且到潮汕地區演唱時，為潮州鄉親所歡迎和接受。

這些題外話，也成了觀看《給阿嬤的情書》後的「副收穫」。

烏鞘嶺抒懷（上）



寧新路

烏鞘嶺上常來且不止的「客人」是雪，隨來隨走的是人，從遠古形成的絲綢之路，到現在的翻山越嶺的蘭新公路，冰雪的絲綢之路上走過了多少人，走過了哪些了不起的人物，發生了哪些驚天動地的事情，似乎不用問，那是個說不清的數字和講不完的故事。因這嶺上的長城是高昂的山門，是矗立在隴原走進河西走廊的門口，絲綢古道通河西，通新疆，通羅馬，在那沒有飛機的時代，去西走東，難以繞開烏鞘嶺。烏鞘嶺落過多少粒雪，嶺就見過比雪粒還要多的人。烏鞘嶺上四季都在落雪，嶺上的故事比雪還要多。烏鞘嶺上的雪，是這嶺上的神秘面紗。

既是在赤日炎炎的夏天，那掛在天邊白皚皚的雪，在耀眼的陽光下，像披在山上潔白的哈達，讓人感覺那雪是畫上去的油彩，或者是撒上去的又新又嫩的棉花，詩的意境讓人讚嘆，雪的清涼讓人爽快。也許是它太美了，路過嶺上所有流動的物體和鷹燕，在

「《牛來》熱」之後的冷思考

韓浩月

有觀點認為，《牛來》的公映，是對電影審核規則的一次普及教育，這無疑給「電影製作」這一往昔給人留下「高高在上」門檻的印象，帶來根本性的改觀。這引出一種可能，會不會有更多小微公司，在「《牛來》效應」的影響下，批量生產並送審類似超低成本製作？在觀眾缺乏足夠時間與精力去對新上映作品進行鑒定的前提下，誰來負責給影片進行可信的質量評價供觀眾參考？部分觀眾對《牛來》的追捧，會不會給市場造成錯覺——只要有話題熱度就不缺票房？

《牛來》現象的產生，導致院線被推到前台，輿論認為，院線作為影片的放映方，如同售賣商品的超市一樣，應對「貨架」上的商品承擔類似超市的篩選責任。事實證明，面對《牛來》突如其來的觀影需求爆發，院線經理夾在中間左右為難，一方認為，要尊重觀眾的意願，有觀眾想看，影院就必須得排片，另一方認為，給《牛來》提供更多的票房表現空間，容易造成誤導，使更多觀眾失去對院線的信任，短期利益彌補不了長期損害。這一棘手問題，不僅是屬於院線經理的，也屬於整個電影行業。

借由《牛來》的走紅，網友回憶起一二十年來的「爛片史」，諸多影片紛紛被提及。實際上，還有不少「爛片」尚未被定性，在高票房和營銷光環的包裝下，仍存在於觀眾心目中，等待着時間給出真正的答案。在對《牛來》的討論中，有一種觀點認為：《牛來》並不屬於「爛片」，因為它似乎連「爛片」的標準也達不到，它在大銀幕上被看到本就出自一

種堅持或者說偶然。在網友以「道歉」口吻表示後悔曾批評過往爛片時，走進影院觀看《牛來》具備了某種「正當性」——當觀眾出於各種原因看了多部「爛片」後，給根本不具備任何競爭能力的《牛來》捧場，反倒成了情緒宣洩：影廳裏集體笑場，似在完成對過往爛片消費體驗的「復仇」。

作家、影評人韓松落曾提出「為了報仇看電影」概念，意思為借美好的觀影體驗向庸常、麻木的現實生活「復仇」。但在《牛來》躋身高票房動畫片隊列之後，通過看「爛片」來對創作者、行業，以及荒誕無常的生活進行「復仇」，也成為觀眾的一種潛在心理。如果憑藉自身經驗躲不過「爛片」，那不妨通過擁抱「爛片」來表達一種立場和態度，這有了一種玉石俱焚的「悲壯感」。

《牛來》的幕後製作故事，正在被塗抹濃重的情懷色彩：為了滿足兒子的電影夢，母親不僅經濟上托底，精神上陪伴，還從零開始自學動畫製作，深度參與編劇、配音，並演唱片尾曲，《牛來》的「母愛托舉夢想」典型樣本，成為觀眾選擇購票的理由。當觀眾為這一理由進入影院後，並不會後悔自己的選擇，但真實的觀影感受會留存內心，在未來轉而「報復」到其他影片身上，拒絕再次觀影，這種觀影層面的「遠期輻射效應」，或能解釋一些口碑不錯但卻難以激發觀影熱情的影片困境。

《牛來》的爆紅是短暫的，在新片《空槍》上映後，它的預測總票房開始迅速回落，在第一撥出於好奇走進影院的觀眾退場後，真

實的口碑無法支撐起它的長線放映。但《牛來》帶來的冷思考，卻是長久的，它帶給行業的衝擊，無疑是巨大的。究竟《牛來》給行業帶來信心還是猶疑，還需要進一步觀察。相信隨着討論的深入，在「《牛來》現象」的背後，能看到更多與電影市場、社媒傳播、觀眾心理相關的真相。在關注《牛來》製造的社交媒體狂歡的同時，電影行業不妨多考慮回到供給端質量、評價端與觀眾預期錯位這些真問題。



▲動畫片《牛來》海報。

高椅嶺的曠世奇絕

隨左右的「龍椅」，此時直立在空中，以蒼天為靠山。

主峰下去有條又陡又長又窄山脊線，傳說中的龍脊背，挑戰膽量的地方，建議恐高者慎入。遠望過去，山脊線蜿蜒於兩山間的一堵石牆上，石牆光禿禿幾乎直上直下，深不見底，走在山脊線上等同於走在半空中。沿路簡單鑿有石棧，僅限於降低腳下打滑；路兩邊斷斷續續設置有索鏈，僅限於警示危險；路窄處僅容單人可行，兩人攜手都嫌擁擠。即便如此，還是有很多人踴躍嘗試走上一遭，為借它吉言「走過龍脊，從此人生如龍脊般一路坦蕩，順暢高升」。

高椅嶺另一絕是它的水，隨便站在任何一處山脊，都可以從不同角度俯瞰到彼岸邊伸進來龐大的各種石首、石爪分割的大小不一、形狀靈動、顏色各異的湖。這些湖水是因地形地勢積留下的雨水，常年累加成湖泊。奇絕也正在此，雖是一潭潭死水，在少泥沙無污染的大環境下，它們竟呈現出一潭潭專屬自己的透澈清麗。



▲湖南郴州高椅嶺的巨蜥湖。

古柳堡的水碧綠。河岸野柳林自由生長，茅草窠蔓延成片，連同高背椅的錯落山形一起倒映湖中，湖面把水邊的所有——黃岩、綠柳、灰茅統統對折成雙，就那麼尖對尖弧對弧形成一個個閉環，漫長地安靜着。在沒一絲波瀾的歲月中，這些大小弧度肉眼能見的僅有變化，只柳色的四季和茅草的消長。

從山頂看，雙龍湖和金龜湖左右並排相連，呈神秘藏藍色。右邊兩條巨龍盤互山間，龍頭探入湖裏靜靜打量着周邊，黑駿龍翻身，白臉，面朝天鼻眼清晰點綴其上，還沒長鬚鬚，沒有老龍王的持重和威嚴，更像是初出茅廬的英俊小青龍。左邊一批巨龜背着重重的殼正齊刷刷緩緩伸出頭，似在汲水，似向湖裏找尋什麼，又似探頭與對岸的青龍打招呼，「嘿，大哥，聊幾句唄。」

我去過兩次高椅嶺，兩次都走不出巨蜥和巨蜥湖的震懾。蔚藍的湖水裏兩座蜥蜴狀山雄踞前方，光禿禿黧黑色山石似蜥蜴的渾身糙皮帶着斑點和褶皺，只頭上灰灰綠色毛髮；一條身形較小匍匐水中；一條超巨大無霸蜥蜴正弓背迎面向來，圓睜怒目，伸着兇險長頸和咬顎，邁動身下刻滿年輪和戰鬥力的副副巨爪，啪啪啪霸氣地擊打水面，那壓迫感明知是假仍讓人透不過氣。

真正被它的統治力鎮住的當是巨蜥湖邊那群金龜，聽到巨蜥低吼聲腳步聲，紛紛探出水面開碰頭會合議「俯首稱臣，方能與巨蜥和平共處一湖。」

有人把高椅嶺比作「中國的科羅拉多大峽谷」，有人認為桂林山水都不及高椅嶺的丹霞，有人說高椅嶺是被遺忘的紅岩綠水……怎麼誇都不為過。

作者攝



王璟

高椅嶺在湖南郴州，正面望過去山峰酷似平地升起的一把高背龍椅，得名。雖也是丹霞地貌，但它的形、色，以及鑲嵌其間的大小水潭都自成門派，非比尋常丹霞，兩個字，奇絕。

尤其這裏的山竟然都長着嶺腳，就好比城市立交高架橋引道，它是登山引道，不得不感佩大自然的博大精深，再現代的工程技術在它的遺產庫裏均能找到相似模板。嶺腳是從座座山體中四面八方大長腿般伸展出去，長短不一，或急或緩，每條都光潔不生多餘草木，條條連接山頂，天然成為上山磴道，既能登山又少去爬台階愁慮，多友好的山啊，愛了。

走在嶺腳上便是走在山脊線上，兩邊懸崖陡直峻峭，連綿山峰達到極目；山峰皆呈柱狀方山，身形渾圓，頂部平坦，個個都獨立自成山體，千柱萬柱匯攏起來成嶺成片，再一叢叢四面綿延開去，直連到天際，成為山脈。許是開發者把尊重放在了第一順位，最小干預極簡營造，所以高椅嶺看上去仍保留着混沌初開的原生態樣貌。

主峰帽子山，陽光下的山頭孤零零聳立空中，很似太空艙，未來感十足；一條嶺腳銜接一百零八級人工懸梯，在艙外忽隱忽現盤旋直達艙門。若恰逢傍晚晚景，紅彤彤的太陽落在山尖一折一晃閃射着金光，拖得很長的餘暉裏會蒸騰起朦朧，周邊山柱、懸崖、深澗踩在腳下，明明暗暗錯落在朦朧裏，真彷彿攀爬在雲霄間的天梯上。

主峰頂對面就是那把一路伴

嶺上都慢得再不能慢了——火車行走成了馬車的緩慢，雄鷹飛成了幾乎一動不動的天空的「點綴」，群燕飛成了幾乎要落雪蠕動的長蟲，黑色的牦牛幾乎成了縫在碩大雪上不動的衣扣，七彩的雲更是飄成了不願離開雪的花冠。所有的緩慢和「不動」，不管它是高的海拔讓它飛翔和爬行不得不慢的緣故，而給人的感覺是在眷戀這嶺上的白雪，而這嶺上的雪是值得讓人久久地仰望和擁抱。

那夏日流火的時節，最讓人渴望的是烏鞘嶺上的冰雪，它是絲綢之路解暑的清涼。它是上天灑在這裏救生靈於火熱之中的甘霖。在被赤日「燃燒」的茫茫黃土高山上，山地上的每粒沙石都被赤日燃燒着，連風都好似蒸籠裏冒出來的火氣，隴中高原沒有一絲清涼的風，河西走廊沒有一絲爽涼的風，而此時盼望冰雪的清涼，便成了最大的急盼。而在漫長的高原上，盼到的清涼，只能是雲。人們在刺眼的光線裏瞅那很遠的雲，實是盼望那片遙遠的雲到來，可盼來的

雲仍是火熱的蒸氣，於是就急盼盡快到嶺上，嶺上的冰雪爽身醒腦。雖然有了火車汽車，縮短了酷暑的煎熬，但沒有人不渴望這嶺的清涼。只有這透徹肉骨的清涼，才能把人忍受到極限的暑熱消解掉。要到河西走廊的武威，不翻過烏鞘嶺，是無路可走的。要麼是坐汽車，要麼是坐火車，這兩種車上了嶺，速度都成了牛車那般慢的爬行。倘若在夏日，這慢悠悠的行走，就成了享受清爽的時刻。烏鞘嶺的雪意和它的氣息，不只在嶺上待着，它在嶺下很遠的地方等着人。只要看到嶺，迎人的雪會撲面而來，砭骨的寒氣便隨風而來，渾身的暑氣被趕走，一身的爽氣升騰起來，車和人寧可被凍得打顫，也捨不得離開嶺上。

看那如雪樣白的牦牛和黃羊，那盤旋在嶺上的山鷹，那飛去又飛來的大雁，那穿着羊皮大衣的牧羊人，寧可在這冰雪的天地被凍得顛悠，也捨不得離開雪的世界，這就是烏鞘嶺夏日的迷人之處，這便是絲綢之路跨

入河西走廊夏日稀有的寒涼。

當汽車火車翻越那高入雲端的嶺上，正當車喘不過氣來的時候，也是風沙攜着雪團飛揚的時刻，朦朧的窗外是飛奔而來的千軍萬馬。那是揮着刀槍將士，在廝殺，在追趕，在奔跑，還有那飛奔的烈馬，載着它主人撲向對方，也勇敢倒在刀槍下。這些風雪造成的幻影，多麼留在史書上的描述，眼前這鋪天蓋地而來的軍隊，正是前秦的天兵天將，讓前涼的數萬兵士死在了他們的飛箭刀劍之下，讓前涼土崩瓦解，一個嶄新的後涼被秦朝建立起來，雄偉的長城從此蜿蜒在嶺上嶺下，也沿着河西走廊跨過了沙漠和草原，而嶺上的長城哨所，從此在冰雪中高在上，成了鎮定隴上和河西巍峨的雄關，也成了兵家必爭之地。戰爭在嶺上沒間斷過，有多少場激戰在這裏上演。嶺上造就了無數英雄豪傑，也讓無數勇士和敵人長眠在了嶺上。知道了長久以來嶺上發生的戰事，就對眼前風雪的景觀有了真切的畫面。